

文/彭芳竹

不知不觉，她的头发白了，是全白了！  
这个曾经半夜一个人能割一亩田稻子的人，一下子就老了！

天亮了，人们看到她割了整整一丘田！  
就说她“癫胡子”，做事就是勤快。其实她一点都不癫，人家问，她就笑，并大声告诉人家：“等一下他们爷们起来了，就可以踩打禾机，直接打禾了！”

这是母亲的算盘，等我们早晨打完第一轮禾，太阳刚刚好火烈。把水谷子往禾堂坪一摊开，谷子就干了大部分的水汽了！

这个人，就是我们的母亲，每一天都是以身作则，勤勤恳恳，从不厌倦。对她来说，一年四季，都是劳动季。在我们的世界里，劳动真的苦，泥水里插禾，下雨时插红薯藤，天早了放田水，收获的季节掰包谷……样样都很苦，没有哪样不苦，不是汗流浹背，就是被雨水淋透。

然而在母亲的眼里，劳动于她，满眼都是快乐的，对着雨，插下去的禾苗，走根就快，过一个晚上，就稳莪了！

我最怕对着雨去插豆子土的红薯藤。打着赤脚满脚都是泥，泥巴越踩越糯，沾在脚上越来越多，每走一步，都很吃力，还要躬身下去，把剪好的红薯藤一根根插入土里。但是母亲却说这样对着雨插，红薯藤容易活。

离开家那么多年了，想起父母还是年复一年这样地做着农活，我就心疼不已。春夏秋冬，每一个季节都是忙着收成，也忙着播种。田里水里，忙不完的事，想着那种风里来雨里去，我就心有余悸，说不心疼，那是假的。

我们离家在外，常常也只能说：您都老了啊，不要那么辛苦了啊！您看看，院子里哪个老了的人，不是享福了。

村庄里，甚至有更多的人，拿着我的父母做“反面教材”，说他们养大了崽女，还不是很要吃苦力活，劳动不歇。言下之意就是儿女没出息，更没有尽孝道，没有让父母享受生活。

而我们为了不让他们劳动，都是尽己所能，劝说也好，比方也打了，说锻炼身体，就是一种劳动。而母亲“一意孤行”，每一天都是善于劳作，忠于劳作，谁说都没用。

在母亲眼里，劳动就是一个人的面子。她要用自己的劳动，和父亲一起，熟悉田里土里的事。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说劳动是多么快乐的事。似乎在告诉世人，劳动是本色，与子女孝道无关！活着，就是要劳动；力气，才是生活的利器！

那一年她满60岁，我们给她做了一场酒席，母亲乐开了花，在村庄里，她逢人就说我的崽女会回家给我们做生的哩！

在她的心目，儿女就是她的骄傲！平时没什么，过生日的时候，母亲总是满心希望大家一起给她庆生。那种满足感，是别的东西无法替代的。

我在想，母亲的面子，是什么呢？很多时候，她或许就是想，不想给儿女添乱，不想给儿女加重负担，哪怕是生活中的柴米油盐。即使年纪大了，也要努力自给自足。

但是，必要的时候，她觉得自己的面子，还是儿女要给的！儿女才是撑起一场酒席的面子，在左邻右舍之间，她心底需要的，也许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聚在一起，享受那种热闹，乐在其中，感受快乐的亲情罢了！

## 亲情的春天

文/曹庆红

简从小看惯了冷脸白眼，也就养成了不讨好不巴结的性格，她知道，向谁示好，或者表达亲情友情，那都是白搭。简是随改嫁的母亲来到这里的，叔伯婶们在其他事情上总有些龃龉，可在对待她的态度上，倒是出其不意的团结，甚至可以用一致对外来形容。

尽管当年随了继父的姓，尽管她和继父之间胜似亲人，但她的日子里依然好像缺少了春天。

而这一缺，就是几十年。

转眼，已人到中年。

简的继父在众多兄弟姊妹中排行老大，自然，她也成了老大。眼看着堂弟堂妹们相继出生、啾呀学语、上学……直到热热闹闹结婚、生子。

有出息、漂亮、能干、有本事，这些褒奖的词简每年都要听到好多次，只是这些赞扬里没有一句是对她讲的。那都是爷爷、婶婶、叔伯们夸其他孩子，逢年过节大家聚焦在一起，她总是被冷落。

菲是与简年龄靠得最近的堂妹，她读书不多，十几岁时就外出打工了。菲个子高高的、皮肤白白的、小嘴甜甜的，这样的姑娘，文化不高又如何，叔婶们将她夸到天上去了，真如仙女下凡似的。

那时，简在单位拿着一份不厚的薪水，做着一份家乡人不懂也不屑弄明白的工作。即使在城里，有次她坐出租车，司机问到哪，她答：到省文联。结果司机愣了，说：省……什么？在哪？干吗的？可想而知，文学艺术在很多人眼里就是一团云，谁都是低头赶路，谁又会有事没事抬头去看天上的那片云呢，云又不会掉下来可以当棉花糖吃。

农村的姑娘小伙结婚早，菲也一样，二十岁时，一个亲戚做媒，她就幸运地嫁到了一个商人家庭，当时，简因为上班没回去送亲。后来听说亲戚们打发的

陪嫁堆了整整一房，敲锣打鼓、吹拉弹唱、鞭炮烟花，足足热闹了两天。姑姑还亲自带领她组织的乡村乐队从菲娘家喧闹到菲婆家，就连梁上燕子和树上的喜鹊也咋咋呼呼欢腾个不停。

待简有空了回去时，二叔又在她面前砸吧着嘴夸道：啧啧，我们家菲啊，就该嫁个好人家，你看，她的命真就那么好，嫁到秦老板家，那日子还不是吃香的喝辣的，天天数钱数到手抽筋！

恰巧那时，她情路坎坷。已年近三十的书卷气与烟火气并存的女子，总是多一些愁肠，因了这性情，爱情也就一路跌跌撞撞。

光阴如白驹过隙，几年时间一弹指，转眼间菲和简的孩子都已长大。简依然每年都会回到老家，陪父母一起过春节。因为每年都会见到，似乎老家的人事变化不大，而简却渐渐地换了小车，换了容颜换了心情，人生的欢喜忧伤最是藏不住，眉眼间谈笑间都能捕捉到生活的讯息。简看上去越来越年轻，笑靥也更轻盈。

而且，有次二叔竟然当着简的面夸她了，“还是我们简有出息啊，能写书，还会持家。你看，住着大别墅，开着豪车，唉，菲是越过越糟心了。”简没说什么，脸上的笑容依然好看地挂着，看似水波不兴。

也是，几十年不被待见，内心早已看淡潮起潮落云卷云舒。

好久没看到菲了，也好久没听到二叔说起他那比闺女还亲的侄女，一日问起，答：她离婚了，那个没用的家伙，瞎折腾。简心里一惊，曾经对菲满嘴蜜意的二叔竟然会对菲用这种评语，倒是她没想到的。

也许以后她依然不被待见，但又何妨，亲情的春天毕竟暖过她的心，只是这暖，让她感受的是丝丝凉意……

## 木槿繁花

文/邓亚兰

连日的雨，把天空洗得干干净净。发现木槿花开，也是在这雨后的初晴日。因为雨天总会让人生几分愁绪，茫然不知要往何处去。起身站在平台上望景，我能呼吸到空气中微微的感伤。转眼，我瞥见墙角的木槿在微风中摇曳一树繁花。

这棵木槿是饱吸了岳麓山的雨露精华才来到我身边的，来的时候就已经枝繁叶茂。木槿以前给我的印象是平庸。因为在乡下家家户户的菜园子都是以扦插木槿来做篱笆的，所谓“漫栽木槿成篱落，已得清阴又得花。”“凉风木槿篱，暮雨槐花枝。”木槿朴实如一位农家女，在巷陌上，风送晚凉，桑竹为伴。

原打算放在墙角，任其肆意生长，哪怕长成一墙绿茵也是好的。木槿长高了，长壮了，虽未如我所愿长成一墙绿茵，斜依着墙角的水管，却遮盖了水管老旧的丑态。画家吴冠中曾画过一幅《木槿》，他亦在文里写道：“我爱花，但从无工夫侍候娇嫩的花，所以不栽，但孩子们随便种的向日葵、野菊、木槿、葫芦等却疯长。有一株木槿长得高过屋檐，满身绿叶素花，花心略施玫红，这丛浓郁的木槿遮盖了我家的破败门庭……”

民间谚语：“夏至到，蝉始鸣，半夏生，木槿荣。”木槿花开，就标志着夏天真正地来了。我不知道木槿花有多少品种，听人说，木槿花有单瓣和重瓣之别，颜色也是多彩多样的。微风吹过，那一片令人心醉的粉散发着暗香，不经意间低头浅笑醉倒了清风，温柔了时光。

木槿花亦称“无穷花”，为锦葵科木槿属。夏日是木槿花盛开的季节，粉红色木槿花色鲜艳夺目，每朵花花期很短，早上开放，向人们展放出最美的容颜，怒放一日后，晚上花朵慢慢地闭合，新的花苞第二天又陆续盛开。有诗云：“朝见花开暮见落，人生反复亦相若。夜来白露洒园藿，已是繁花不如昨。朝花枝上斗绰约，暮花辞枝

竟和托。持花为谢青楼女，镜里容华不待汝。——明·何景明《木槿花歌》

木槿花朝开暮落，它的花期短到来不及拥抱黄昏。但每一次凋谢都是为了下一次更绚烂地开放，它在有限的时光里竭尽全力地绽放着最美丽的生命，从未辜负。芳华刹那，却是生生不息。开了又谢，谢了又开，日日不绝。它们带着对生活的热爱与执着，从炎炎的夏季一直绽放到金黄一片的秋季，一刹那全心全意的开放即是一生的饱满，不问败落，不问短长。

花开花落终有时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看到木槿花的开落，感触世间衰荣和悲欢，如梦似幻，皆在瞬息之间。生命短暂如流星，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努力地绽放自己的光彩。望着生机勃勃的木槿花，我的心情也变得清透明快起来。

